

# 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否定句中全称量词 辖域的解读

南京邮电大学 贾光茂

**提要:**本文运用真值判断方法考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否定句中全称量词辖域的解读。结果发现,对于全称量词位于句子主语位置的否定句,中国英语学习者多接受同构解读而难以接受非同构解读,但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接受非同构解读的比例逐渐提高;对于全称量词位于句子宾语位置的否定句,他们既接受同构解读也接受非同构解读,英语水平对此没有影响。研究结果仅部分符合先天论的预测,而与涌现论中的加工提升假设基本一致。

**关键词:**量词辖域;同构解读;非同构解读;先天论;涌现论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05(2018)03-0377-12

## Chinese EFL Learners' Interpretation of Universal Quantifier Scope in Negative Sent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JIA Guangmao

**Abstract:** The study examines Chinese EFL learners' interpretation of quantifier scope with the truth-value judgment task (TVJT).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yielded. Regarding the sentences with universal quantifiers in subject position, Chinese EFL learners generally prefer isomorphic interpretation to non-isomorphic interpretation, though a growing number of subjects accept non-isomorphic interpretation as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increases. Concerning the sentences with universal quantifiers in object position, the subjects accept both isomorphic and non-isomorphic interpretation. The results are only parti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UG account but fit well with the emergentist proposal—the Amelioration Hypothesis.

**Key words:** quantifier scope; isomorphic interpretation; non-isomorphic interpretation; nativism; emergentism

### 1. 理论背景

辖域是逻辑学中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量词或算子的作用范围。生成语法认为辖域现象受普遍语法原则制约。Aoun & Li(1993: 88)提出了辖域原则(the scope principle):算子A相对于B作宽域解读当且仅当A成分管制B或者一个位

于非论元位置和 B 同标的成分,如:

(1) Everyone recommended a book.

句(1)有两种解读。在表层结构中, everyone 是全称量词(记作 $\forall$ ),成分管制 a book,所以 everyone 相对于 a book 作宽域解读,可以理解成“每个人都各自推荐了一本不同的书”,这种顺序理解方式通常称为同构解读(isomorphic interpretation)。在逻辑式(LF)中,量词宾语可以提升至主语之前,导致 a book 成分管制 everyone,所以句(1)也可以理解成“一本书,每个人都推荐了”,这种逆序理解方式称为非同构解读(non-isomorphic interpretation)。

先天论二语习得研究者认为辖域知识可以作为刺激贫乏论的证据(Schwartz & Spouse 2013)。例如,英语含有两个量词的句子有同构和非同构两种解读方法,而汉语、韩语和日语中相应的句子只有同构解读这一种方式。对于母语为英语的汉语、韩语或日语学习者来说,目标语输入可以告诉他们量词应作同构解读,但不能告诉他们为什么量词不能作非同构解读,即缺乏负面证据。外语教师一般也不会注意到这种复杂微妙的句法知识。Marsden(2009)用真值判断方法调查了母语是英语和韩语的日语学习者的辖域知识,发现他们可以最终习得日语辖域知识,并据此认为普遍语法对二语习得者完全可及并且发生了迁移。

先天论将辖域现象中难以用句法解释的问题归为语义和语用因素的影响,例如:

(2) The professor didn't talk to every student.

根据 Musolino & Lidz(2006),该句中的 not 和 every student 之间的关系一般理解为“不是每个学生”(not>every),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理解成“教授没有和任何学生谈话”(every>not),但是 every>not 解读会违背合作原则中的数量次则,即所说的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every>not 解读在语义上一定蕴含 not>every 解读,而不是相反。这种蕴含关系是语用推导中级差含义(scalar implicature)产生的基础,会话参与者会根据通常的解读 not>every 来推导出 every>not 不合适,因为后者信息过量。也就是说,如果英语本族语者对于(2)只接受 not>every 解读,需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知识:句法(成分管制),语义(即 every>not 蕴含 not>every)和语用(级差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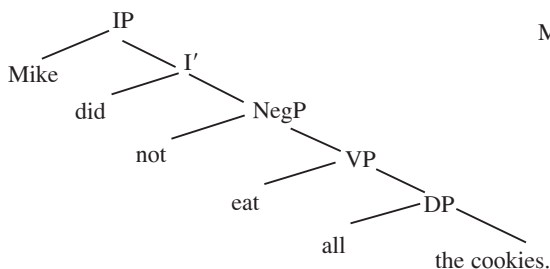
涌现论中的加工提升假设认为,二语学习者的辖域知识并非来源于普遍语法,而是学习者加工能力提升的结果(O'Grady 2015)。如例(3)(见 O'Grady 2013: 12-13)。

(3) a. Mike didn't eat all the cookies. (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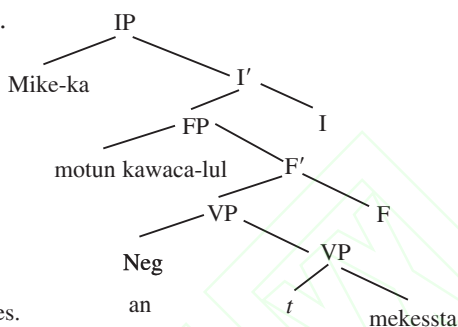
b. Mike-ka motun kawaca-lul an mekessta. (韩语)

Mike all the cookies not ate.

(3)a.



(3)b.



根据生成语法,英语中否定词 not 成分管制全称量词短语 all the cookies, 所以(3)a 通常解读为部分否定(即 not>∀)。韩语中直接宾语一般要提升到动词之前,全称量词短语成分管制否定词,所以(3)b 解读为完全否定(即 ∀>not)。

O'Grady(2013)提出,英语和韩语习惯解读方式并非由成分管制条件造成,而是反映了加工难度的提升。对于英语本族语者,not>∀和∀>not 两种解读方式的加工难度差不多,因为他们在处理以上句子时先遇到 not,在遇到 all 的时候将其理解成 not>all 还是 all>not 都有可能。而韩语本族语儿童和成人都倾向于∀>not 解读方式,这是因为 not>∀解读方式加工成本过高。由于处理器按照线性方式加工句子,韩语本族语者会先处理全称量词,将其理解成“所有的甜饼”,在遇到否定词后如果要作出 not>∀解读就要修正先前的解读。O'Grady(2013: 21)根据以上现象概括出语言迁移的成本计算法则(the transfer calculus):二语习得者会将母语中常见的加工套路迁移到二语中,但前提是这种加工套路在二语中并不比在母语中更难处理。

## 2. 相关实证研究

关于语言学习者否定句中量词辖域知识的实证研究多以生成语法为指导。对本族语者的研究主要涉及英语母语者(Crain & Thornton 1998; Gualmini 2005/2006; Gennari & MacDonald 2006; Musolino & Lidz 2006)和汉语母语者(Zhou & Crain 2009; Li 2017),虽然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儿童的量词辖域知识是在辖域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儿童和成人辖域知识的差异可以由语义和语用等因素来解释。二语习得相关研究主要探讨句法、语义和语用的互动。Chung(2012)认为,量词辖域涉及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界面,即使是终端状态的二语学习者仍然难以完全习得。

基于涌现论的相关研究主要以韩国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O'Grady et al. (2009)和 Lee(2009)都通过真值判断方法考察了母语为韩语的英语学习者对例 3

之类句子的解读,发现受试普遍倾向于母语中的 $V>not$ 解读方式,要达到较高英语水平时才逐渐接受英语解读方式。O'Grady(2013)发现母语为英语的中低水平韩语学习者完全接受韩语的解读方式 $V>not$ ,不受母语影响。受试的韩语教师在课堂上从未讲授过韩语量词辖域知识,而在韩国的英语课堂上,教师则会重点讲授英语辖域知识。那么为什么从未接受过辖域知识讲授的韩语学习者能够避免英语的迁移?而接受过课堂知识讲授的英语学习者却不能避免韩语的迁移?O'Grady认为这些现象可以用语言迁移的成本计算法则来解释: $V>not$ 解读是韩语中的加工套路,并且在英语中加工成本也不高,所以母语为韩语的英语学习者会将 $V>not$ 解读迁移到英语中。相反, $not>V$ 解读在韩语中的加工成本比在英语中要高,所以母语为英语的韩语学习者不会把英语中的加工套路 $not>V$ 迁移到韩语中。

目前关于中国英语学习者量词辖域知识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罕见。Lee et al. (1999)在生成语法框架下考察了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辖域知识,但是该研究只探讨了全称量词和数量词的关系,未涉及全称量词和否定词的辖域,而含有全称量词的否定句是表达完全否定还是部分否定正是中国学生英语学习中的难点之一。

### 3. 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否定句中全称量词辖域知识的预测

当全称量词位于句子主语位置时,英语量词辖域有歧义,而汉语没有,如:

#### (4) Every horse didn't jump over the fence.

上句在英语中可以理解成“每匹马都没有跳过栏杆”或“不是每匹马都跳过了栏杆”。汉语中和(4)相应的句子只有一种解读,即“每匹马都没有跳过栏杆”。从类型学角度来说,由于 $not>V$ 要比 $V>not$ 加工难度高,所以接受 $not>V$ 的语言必然也接受 $V>not$ ,而接受 $V>not$ 的语言则不会接受 $not>V$ 。汉语中的解读方式 $V>not$ 和英语中更常见的非同构解读 $not>V$ 构成了一个难度等级。所以加工提升假设预测:早期中国英语学习者会倾向于汉语的解读方式 $V>not$ ,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他们会逐渐接受英语的解读方式。生成语法的预测与此类似,因为 $not>V$ 解读需要句法、语义和语用知识的结合,因此较难习得。

当全称量词位于句子宾语位置时,汉语和韩语一样也允许宾语位于否定词以及谓语动词之前,但同时汉语也允许宾语位于否定词和动词之后,例如:

#### (5) a. 他所有的饼干都没吃(He all the cookies did not eat)。

#### b. 他没吃所有的饼干(He didn't eat all the cookies)。

Matthews & Yip(2013: 327)指出,对于 He didn't eat all the cookies,如果母语是汉语的英语学习者接受 $V>not$ 解读,就说明汉语知识发生了迁移。加工提升假

设预测: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会将该句解读为 $\forall > \text{not}$ ,也就是说,汉语辖域知识会发生迁移,但他们会逐渐习得英语中更常见的解读方式  $\text{not} > \forall$ ;如果按照先天论,辖域受成分管制条件约束,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在遇到该句时应该会立刻按照英语的习惯来解读(即  $\text{not} > \forall$ )。

表1 对中国学习者英语否定句中全称量词辖域知识的预测

全称量词位置	汉语	英语	汉英中介语
位于主语位置	$\forall > \text{not}$	$\text{not} > \forall$	先 $\forall > \text{not}$ ,后 $\text{not} > \forall$ (先天论和涌现论相同)
位于宾语位置	$\forall > \text{not}/\text{not} > \forall$	$\text{not} > \forall$	$\text{not} > \forall$ (先天论), $\forall > \text{not}/\text{not} > \forall$ (涌现论)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问题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研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 1)当全称量词位于否定句主语位置时,不同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如何解读全称量词和否定词的辖域?
- 2)当全称量词位于否定句宾语位置时,不同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如何解读全称量词和否定词的辖域?

4.2 研究对象

受试为南京某高校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共118人。他们都参加了2016年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根据专四成绩,我们将其中70分以上的作为高级水平组,共40人,60-69分之间的作为中高水平组,也是40人;60分以下作为中低水平组,共38人。受试年龄在20-22周岁之间。

4.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真值判断任务(truth value judgment task, TVJT)。在TVJT中,受试首先听关于一个图片的英语简介并观看这个图片,然后阅读一个描述该图片内容的英文句子,判断该句意思和图片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选择T(true),如果不一致,则选择F(false)。例如,受试在看到图1时会先听到这样的简介:In Picture 1, there are four ducks. Two have crossed the river. Two are still swimming towards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图1中有两只鸭子已经游到了河对岸,如果受试选择T,则表明他们将该句理解成 $\text{not} > \forall$ ,如果受试选择F,则表明他们将该句理解成 $\forall > \text{not}$ 。

TVJT共包含40题,其中24句为实验句,16句为控制句。控制句都是肯定句,以防止受试将所有句子都看作否定句。实验句包括四类,每类6句,含有全称量词every和all各三个,分别标注并举例如下:



SA: All the pigs aren't eating water-melon. (∀位于主语位置, 图片内容为 not>∀);  
SB: Every horse didn't jump over the fence. (∀位于主语位置, 图片内容为 ∀>not);  
OA: Robert didn't cut down all the trees. (∀位于宾语位置, 图片内容为 not>∀);  
OB: Tony didn't take every candy. (∀位于宾语位置, 图片内容为 ∀>not)。



Every duck didn't cross the river. T F

图 1 SA 类句例图

4.4 数据收集与分析

数据收集在英语课堂上进行。研究者先向受试说明测试要求, 并通过例句进行示范, 然后要求受试听每题英文介绍并看图, 之后立即作出判断, 不得更改答案。

TVJT 完成后, 研究者按照以下方式分析数据: 如果受试选择 T 则得 1 分, 如选择 F 则得 0 分, 每句得分输入 SPSS(17.0) 软件, 计算出每位受试四类实验句的均分。正态性检验(Shapiro-Wilk) 显示受试各类句子均分都呈正态分布(SA:  $W=.795, p=.109$ ; SB:  $W=.535, p=.060$ ; OA:  $W=.863, p=.089$ ; OB:  $W=.811, p=.112$ )。研究者采用了混合设计, 即 3(不同英语水平三组受试)\*2(语境类型: 顺序和逆序辖域, 分别标为 A 和 B)\*2(全称量词位置: 主语和宾语, 即 S 和 O), 以英语水平为被试间变量, 语境类型和全称量词位置为被试内变量, 受试得分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了分析。

5. 结果分析

当全称量词位于句子主语位置, 图片内容为 not>∀ 的测试题(SA) 和图片内容为 ∀>not 的测试题(SB) 各有 6 句, 受试 SA 和 SB 句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显示,高级组 SA 句子均分高于中高组,而中高组又高于中低组;高级组 SB 句子均分低于中高组,中高组又低于中低组。两类句子数据相互映证,说明对于全称量词位于主语位置且谓语动词中有否定词 not 的句子,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中国学习者接受非同构解读(not>V)或部分否定的比例逐渐提高,而采用同构解读(V>not)的比例逐渐降低,但即使是高水平英语学习者,接受非同构解读的比例仍然较低。从表 2 中还可以看出,三组受试接受同构解读的比例都高于非同构解读。受试总体 SA 和 SB 均分差异较大(分别为 .314 和 .739)。

表 2 不同英语水平组 SA 和 SB 得分描述性统计

组别	N	SA		SB	
		Mean	SD	Mean	SD
高级组	40	.442	.377	.600	.294
中高组	40	.275	.291	.696	.229
中低组	38	.219	.135	.930	.148
总计	118	.314	.300	.739	.269

注:SA=主语/顺序;SB=主语/逆序

当全称量词位于否定句中的宾语位置,图片内容为 not>V 的测试题(OA)和图片内容为 V>not 的测试题(OB)也各有 6 句,受试实验句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英语水平组 OA 和 OB 均分描述性统计

组别	N	OA		OB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高级组	40	.838	.153	.800	.257
中高组	40	.954	.141	.738	.264
中低组	38	.789	.163	.886	.239
总计	118	.862	.166	.807	.259

注:OA=宾语/顺序;OB=宾语/逆序

表 3 显示,对于 OA 句,三组中高组均分最高,高级组次之,中低组最低,并且得分都较高,说明对于全称量词位于宾语位置的否定句,大部分受试能够接受同构解读,即 not>V;对于 OB 句,三组中高级组均分居中,中高组均分最低,中低组均分最高,说明对于全称量词位于宾语位置的否定句,大部分受试也能够接受

非同构解释,即 $\forall > \text{not}$ 。两类句子均分都说明受试的英语水平与量词辖域知识之间没有正比或反比关系,因此英语水平对他们的量词辖域解读方式没有明显影响。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三组受试接受同构解读和非同构解读的比例都较高,受试总体OA和OB均分之间的差异不大(分别为.862和.807)。

三因素混合方差分析显示,英语水平变量不具有主效应: $F(2, 115)=.317, p=.729, \eta^2=.005$ ,语境类型变量有主效应: $F(1, 115)=30.383, p=.000, \eta^2=.209$ ,全称量词位置变量有主效应: $F(1, 115)=276.079, p=.000, \eta^2=.706$ 。三个自变量之间都有交互效应,分别为英语水平和语境类型: $F(2, 115)=8.639, p=.000, \eta^2=.131$ ;英语水平和全称量词位置: $F(2, 115)=5.322, p=.006, \eta^2=.085$ ;语境类型和全称量词位置: $F(1, 115)=160.222, p=.000, \eta^2=.582$ ;英语水平、语境类型和全称量词位置: $F(2, 115)=15.554, p=.000, \eta^2=.213$ 。以上数据说明,尽管不同英语水平受试对全称量词辖域的解读有差异,但差别并不显著,而语境类型和全称量词位置对受试辖域解读都有显著影响。

由于水平变量不具有主效应,并且位置变量并非本研究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仅对语境类型变量在其它两个变量交互条件下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三组受试SA和SB均分之间都有显著性差异,分别为高级组: $F(1, 115)=5.220, p=.024, \eta^2=.043$ ;中高组: $F(1, 115)=36.879, p=.000, \eta^2=.243$ ;中低组: $F(1, 115)=99.872, p=.000, \eta^2=.465$ 。对于OA和OB均分,高级组二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F(1, 115)=.403, p=.527, \eta^2=.003$ ;而中高组二者有显著性差异: $F(1, 115)=13.467, p=.000, \eta^2=.105$ ;中低组二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F(1, 115)=.021, p=.885, \eta^2=.000$ 。数据表明,无论水平高低,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于位于主语位置的全称量词都显著倾向于同构解读而不是非同构解读,而对于位于宾语位置的全称量词,除中高水平组外,中国英语学习者接受同构解读和非同构解读的比例差别不显著。

## 6. 讨论

### 6.1 全称量词位于主语位置

SA和SB句的测试结果与生成语法和加工提升假设的预测都基本相符,即中国英语学习者多接受同构解读。与本研究结果相似的是,Musolino et al.(2000)发现英语本族语儿童倾向于将例4之类的句子作同构解读,而成人则多接受非同构解读。Kim(2007)发现到美国不久的韩英双语者仅接受同构解读,而到美国时间较长的受试则接受同构和非同构两种解读。Chung(2012)也发现中低水平的韩国英语学习者倾向于同构解读。

Musolino & Lidz(2006)认为英语本族语儿童偏好同构解读,说明他们具有辖域原则这一普遍语法知识。儿童很少接受非同构解读是因为他们还未习得相关



的语用知识。成人之所以偏好非同构解读,是因为他们的语用知识抑制了句法知识的作用,成人能够根据语境推导出  $\text{every} > \text{not}$  语义上蕴含  $\text{not} > \text{every}$ , 并且实际语言输入也帮助他们建立起基于语用推理的解读习惯,要表达完全否定时,他们可以使用否定主语的  $\text{none}$  而无需使用  $\text{every} + \text{not}$  句式。

与 Musolino & Lidz(2006)关于母语习得的分析类似,生成语法框架下的二语习得理论特别是界面假设认为句法与语用的界面是二语习得的难点(Sorace 2006)。但是本研究受试是成人,通常会具有级差含义这种语用知识,因此从语用角度来解释本研究结果似乎有些牵强。生成语言学中的完全迁移/完全可及说(Schwartz & Sprouse 1996)似乎能够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为什么倾向于用母语中的同构解读方式来理解英语相应的句子,但却无法解释为何高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仍然难以习得英语全称量词的解读方式。

根据加工提升假设,中国英语学习者应按照效率优先的线性加工机制处理全称量词辖域。 $\forall > \text{not}$  解读方式符合线性加工的特点,加工者在处理该句时先解读主语,在遇到  $\text{not}$  时无需对主语的解读作出修正,而  $\text{not} > \forall$  解读则不同,加工者需要修正先前的解读,所以  $\text{not} > \forall$  要比  $\forall > \text{not}$  加工难度大。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于 SA 和 SB 句的解读可能体现了加工能力的提升,而与普遍语法无关。这种线性加工也是汉语中的加工套路,范莉(2005)发现 7 到 8 岁左右的汉语本族语者就已经习惯按照线性顺序解读量词。从类型学来看,英语中允许的加工套路比汉语的加工套路更加复杂,同构解读这种加工套路在英语中加工成本并不高,所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会将汉语中的  $\forall > \text{not}$  解读迁移到英语中。和完全迁移/完全可及说不同的是,加工提升假设认为二语习得者可及的也许仅仅是效率优先的线性加工机制,而非先天的辖域原则。

## 6.2 全称量词位于宾语位置

OA 和 OB 句的测试结果符合加工提升假设的预测,而不完全符合生成语法的预测。和本研究结果不同的是,韩国英语学习者更偏好  $\forall > \text{not}$  解读。Lee (2009)发现,大约有 65%到 75%的中低水平韩国英语学习者倾向于接受母语中的解读方式  $\forall > \text{not}$ ,而只有 30%的高水平韩国英语学习者接受韩语辖域解读方式。O'Grady et al.(2009)也发现,初级和中级韩国英语学习者会将其母语中的解读方式( $\forall > \text{not}$ )迁移到对英语相应句子的解读中。Chung(2012)发现中低水平韩国英语学习者普遍倾向于  $\text{every} > \text{not}$  解读,说明他们直接将韩语中的解读方式迁移到英语中,而高水平韩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差别不大,也倾向于  $\text{not} > \text{every}$ ,但表现出更大的个体差异,并且在做判断时犹豫不决。

根据 Musolino & Lidz(2006),对于类似例 3 的句子,英语本族语儿童能够接受  $\text{not} > \forall$  解读(约 85%),说明他们的量词辖域知识在普遍语法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们也接受  $\forall > \text{not}$  解读(75%),说明他们的语义和语用知识还有欠缺,不能根据语

境和语义蕴含关系推断出 $\forall > \text{not}$ 信息过量。Chung(2012)也认为,对于类似例2的句子,英语本族语者一般倾向于 $\text{not} > \forall$ 解读,说明他们具有级差含义知识,这种语用知识使他们认识到 $\forall > \text{not}$ 不合适。

如果量词辖域知识受辖域原则制约,并且由于成年人普遍具有合作原则等语用知识,那么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于全称量词位于宾语位置的否定句应该只接受同构解读。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本研究受试既接受同构解读( $\text{not} > \forall$ )也接受非同构解读( $\forall > \text{not}$ ),这似乎难以用他们的语用和语义知识来解释,因为他们都是成人。如果将中国英语学习者、母语为韩语的英语学习者、以及英语本族语者辖域知识和各自语言的语序进行比较,就会呈现表4中的规律。

表4 宾语位置全称量词辖域解读与母语语序

	英语本族语者	韩国英语学习者	中国英语学习者
辖域解读	$\text{Not} > \forall$	$\forall > \text{not}$	$\forall > \text{not}$ 或 $\text{Not} > \forall$
母语语序	$\text{Not} \rightarrow \forall$	$\forall \rightarrow \text{not}$	$\forall \rightarrow \text{not}$ 或 $\text{Not} \rightarrow \forall$

因为韩语中作宾语的全称量词通常位于否定词及动词之前,从而形成 $\forall > \text{not}$ 的加工套路。和韩语不同,汉语既允许宾语全称量词位于否定词和动词之前,也可以位于其后。由于汉语语序的灵活性,汉语本族语者会形成 $\forall > \text{not}$ 和 $\text{not} > \forall$ 两种加工套路。据此我们提出,中国英语学习者接受同构和非同构两种解读方式不一定是由于语用知识缺乏所造成的随意解读,而有可能反映了母语加工套路的迁移。中国学习者在加工英语句子时,潜意识中有时可能还会将宾语全称量词隐性地移位到否定词之前,从而接受非同构解读。

以上发现和Lee et al. (1999)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该研究认为中国英语学习者母语中的量词辖域知识不会发生迁移。完全迁移/完全可及说可以解释中低水平学习者会迁移母语加工套路,但无法说明为何高水中国英语学习者仍然难以摆脱母语的干扰。根据加工提升假设的迁移成本计算法则,汉语中允许的 $\forall > \text{not}$ 解读比英语习惯解读 $\text{not} > \forall$ 加工成本要高,所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会将 $\forall > \text{not}$ 解读迁移到英语中。

7. 结论

本研究发现:对于全称量词位于句子主语位置的否定句,中国英语学习者多接受同构解读而不是非同构解读,结果同时支持生成语法和加工提升假设的预测;对于全称量词位于句子宾语位置的否定句,他们既接受同构解读也接受非同构解读,结果完全支持加工提升假设,而不完全符合生成语法的预测。研究表

明,汉语的语序及相关的辖域知识发生了迁移,中国英语学习者主要采用汉语的加工套路来理解英语量词辖域。

在中国的英语课堂上,教师常常将含有全称量词的否定句是表达完全否定还是部分否定作为教学的重点。问题是,为什么接受过显性教学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仍然难以习得英语中的习惯解读方式?先天论中的界面假设以及完全迁移/完全可及假设都只能解释部分上述结果,而涌现论中的加工提升假设可以对此提供较全面的解释,二语习得不能仅考虑句法、语用、语义和输入频率因素,还要考虑学习者遵循线性加工方式这一特点。

本研究对二语教学的启示是,对于复杂微妙的句法知识,仅采用显性教学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提高学习者的加工能力。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低龄儿童以及接近本族语水平的学习者的英语量词辖域知识。此外,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如何习得汉语辖域知识也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oun, J. & Y. A. Li. 1993. *Syntax of Scop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ung, E. 2012. Sources of difficulty in L2 scope judgment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9(3): 285-310.
- Crain, S. & R. Thornton. 1998. *Investigations in Universal Grammar. A Guide to Experiment in the Acquisition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an, Li(范莉). 2005. *Negation and Its Scope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2005, 儿童与成人语法中的否定和否定辖域.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
- Gennari, S. & M. MacDonald. 2005/2006. Acquisition of neg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Insights from adult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13(2): 125-68.
- Gualmini, A. 2005/2006. Some facts about quantification and negation one simply cannot deny: A reply to Gennari and MacDonald. *Language Acquisition* 13(4): 363-370.
- Kim, H. J. 2007. *Acquisition of Scope Interaction of Universal Quantifiers and Negation in Korean-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Ph.D. dissertation, Stony Brook University.
- Lee, S. 2009. *Interpreting Scope Ambiguity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Processing: Universal Quantifiers and Neg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 Lee, T., V. Yip & C. Wang. 1999. Inverse scope in Chinese-English interlanguage. *Lingua Posnaniensis* 41(1): 39-56.
- Li, F. 2017. No “Chinese-speaking phase” in Chinese children’s early grammar—A study of the scope between negation and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a* 185(1): 42-66.
- Marsden, H. 2009. Distributive quantifier scope in English-Japanese and Korean-Japanese interlan-

- guage. *Language Acquisition* 16(3): 135-177.
- Matthews, S. & V. Yip. 2013. The emergence of quantifier scope.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Bilingualism* 3(3): 324-329.
- Musolino, J., S. Crain & R. Thornton. 2000. Navigating negative quantificational space. *Linguistics* 38(1): 1-32.
- Musolino, J. & J. Lidz. 2006. Why children aren't universally successful with quantification. *Linguistics* 44(4): 817-852.
- O'Grady, W. 2013. The illusion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Bilingualism* 3(3): 253-285.
- O'Grady, W. 2015. Processing determinism. *Language Learning* 65(1): 6-32.
- O'Grady, W., M. Lee & H. Kwak. 2009. Emergentism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W. Ritchie & T. Bhatia (eds.). *The New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ingley: Emerald Press, 69-88.
- Schwartz, B. D. & R. Sprouse. 1996. L2 cognitive states and the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model.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2(4): 40-72.
- Schwartz, B. D. & R. Sprouse. 2013. Generative approaches and the poverty of the stimulus. In J. Herschensohn & M. Young-Scholten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7-158.
- Sorace, A. 2006. Gradedness and optionality in mature and developing grammars. In G. Fanselow, C. Féry, R. Vogel & M. Schlesewsky (eds.). *Gradience in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6-123.
- Zhou, P. & S. Crain. 2009. Scope assignment in child language: Evidence from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Lingua* 119(1): 973-988.

收稿日期:2017-02-09; 作者修改稿,2017-09-25; 本刊修订,2017-12-30

通讯作者:贾光茂 <jia gm@njupt.edu.cn>

210023 江苏省南京市亚东新城区文苑路9号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Corresponding author:** Jia Guangmao, Faculty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P. R. China